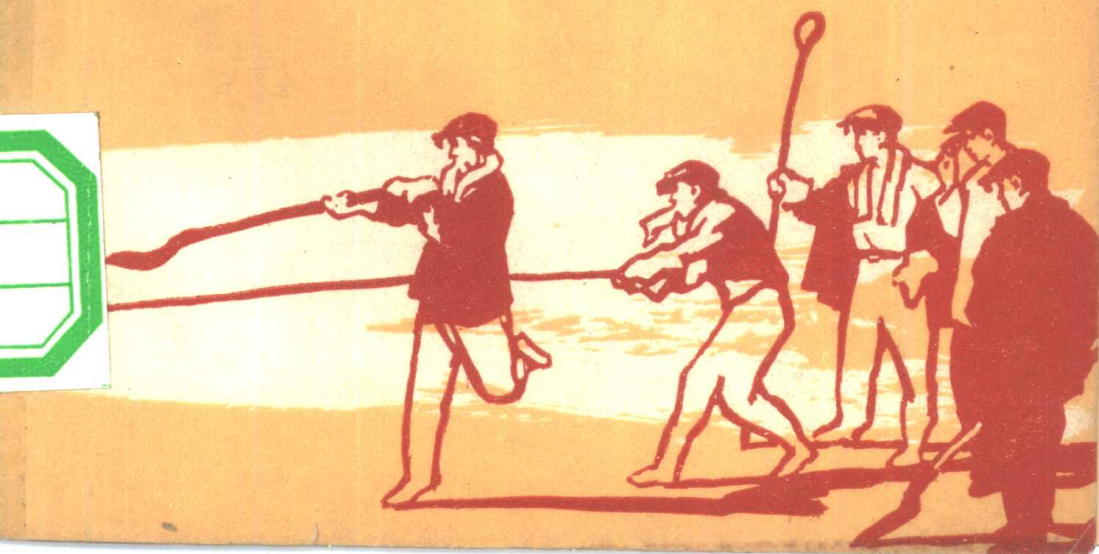


改马扬鞭

王有为 賀朗



改与扬救

王有为 贺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每个人身上都藏有大量的精神原子，
只要設法将其核壳击破，使其产生連鎖反
应，就能发出移山倒海的革命能量！

—

一九六〇年夏天，鋼铁战綫掀起战高温夺高产的浪
潮。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热火朝天，如火如荼的日子
里……

李大鋼怀着异样激动的心情，迈着自信的步伐离开
了党委办公室。他感到渾身血液在沸騰，心里有一股强
大的劲儿在窜动，自己也分辨不清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心
情。

上月他代表厂去北京参加厂际竞赛評比会，評比的
結果，他們鋼厂落了个脱格老大哥^①——倒数第二。他
又慚愧，又焦急。这倒不仅是有关厂的荣誉，而且觉得人

① 这是鋼厂工人的幽默語言。鋼的化学成份不合格叫脱格，借用其
意，倒数第二系老大哥之脱格。

家都以大跃进的步伐向前迈，而自己却原地踏步，这怎能行呢！祖国的建设，多么需要我们的钢铁呀，甚至是因为缺乏钢材，一座座厂房盖不起来，一架架桥梁架不起来。作为一个钢铁工人，就要炼出更多更好的钢来！所以一回来，连家也没回去，就径直向厂里跑，找领导汇报，提出克服落后状况措施。他同领导交谈中，知道车间里新建的九号电炉生产象扭秧歌一样，前走走后退退，总是赶不上来，被人们叫做“黄牛炉”，就是它把厂的生产跃进的脚步拖住了。这是全厂能不能跃上去的关键问题呀！怎不使这位值班主任心焦呢！

李大钢鼓起了最大的勇气，下定极大的决心，要改变九号炉的面貌，于是他就毅然向领导提出：解除他值班主任的职务，要求调到九号炉去。

当领导的正为这只炉子绞尽脑汁，见李大钢态度坚决，信心十足，也就很快同意了。正好，九号炉炉长生病，经常不能上班，就决定让李大钢去做炉长。

刚才党委副书记兼车间党总支书记高力为这事特地找李大钢扯了一阵。一开头，他就赞扬这种见困难就上的高贵品质，高兴地说道：

“老李，你的风格很好！……”

这一说不要紧，可把这位昂藏大汉平常那种粗犷豪爽的神态说跑了。他现出忸怩的样儿，抓了抓脖子，腼腆地笑了笑，朴实地说：“这，这没什么，应该的嘛！”

高書記眨着笑眼，滿意地望着他，賞識對方這種當家作主的精神。接着他收斂笑容給李大鋼介紹了九號爐的情況。他說，這爐子設備上有些問題，但更大的問題是人。頓一頓，着意看一下對方，然後滿風趣地說：“老李，九號爐這些人馬，是從別的小組抽來湊在一塊兒的，就像一部新裝配起來還沒上油的機器，開動起來免不了會打格楞，我們的任務就是如何給它上油，使它順順溜溜地轉動起來。”

李大鋼衷心地笑着點頭，眼睛閃着亮光，與其說是他深切地領悟了這個妙喻的含義，毋寧說是他的心緒同高書記的心緒碰在一起了。

末了，高書記俏皮而意味深長地說：“老李，這條‘老黃牛’脾氣可犟呀，要馴服它可要費一番力氣呢！”他滿有信心地斬釘截鐵似的將手往空中一劈，扇起一股風，鄭重地添上一句，“不過，得說個一刀兩斷，咱們非把它降服不可！我代表黨委，全力以赴給九號爐撐腰！”

黨委書記這番話里，充滿着期待和信任，給了李大鋼巨大的力量，仿佛是一股電流通過電動機的綫路一樣，心里猛地一震動，全身振奮起來。他霍地站起來，走過去抓住高書記的手，帶着激動的目光望着對方那微禿的腦門，軒昂的天庭，灰色的鬢角，給人心信和力量的眼睛。半晌，他才抖着嗓音擠出半句話：“高書記，你放心，我，我是共產黨員……”他仿佛有許多話要吐露出來，可一下子无

法說清，但又覺得“共產黨員”四個字好像把要說的意思全部表達出來了。

此刻，李大鋼一面回味着高書記的話，一面沿着廠道往車間走去。

他大約三十三四歲模樣，渾圓而寬大的臉盤，經常浮現寬宏大量的笑意，顯得格外親切、和藹又熱情。由於長期被煙火熏騰，整個臉孔泛起一層健旺的紅黑色的光澤；也由於爐火的烤炙和汗水的漬浸，眼睛赤紅赤紅的，但那深思熟慮的眼神，叫人感到穩重老練和精悍；額門豁亮高聳，顯出一派剛毅、堅定、頑強的气势。他習慣留着平頭的發式，乍看象個結結實實的铁羅漢。總之，他能使性情孤僻的人感到藹然可親；叫失去主意的人感到牢靠踏實，重新鼓起勇氣，振作起來。解放前，他是個碼頭工人，解放後在黨的教育培養下，很快地成長起來，成為鋼鐵戰綫上一位堅強的戰士，哪里有困難他就出現在哪里，哪里是關鍵，他就往哪里闖。所以連續幾年，他都被評為全國先進生產者，人們把他譽為廠里一面永不褪色的紅旗。

這時，烈日當空，天氣熱得簡直象下火，熱浪象從天上降下來，從地上冒起來，從遠處滾過來。道旁兩行楊樹叶子蒙上層厚厚的灰塵，象被霜打過似的搭拉下來。

大卡車、小卡車、三輪卡車以及各式各樣的貨車，載着廢鋼、生鐵等各种煉鋼材料，川流不息地往廠里送；一輛接一輛地絡繹不絕，如象開往立即要發動總攻擊的前

沿陣地。道上干燥的灰土被輾得四处飞揚，在半空中不断浮动，久久不散，宛如一团团濃霧。

李大鋼走着走着，忽然听见后面传来咚咚鏘鏘的鑼鼓声，回头一看，只見一辆卡車上滿載杂七杂八的鋼铁疙瘩疾駛而来，車上打着一幅橫条标語，上面写着：“支援鋼铁战綫，战高溫，夺高产！”几个敲敲打打的人显得格格外得意起劲。李大鋼还沒来得及細看，这辆車就一閃而过去了。他望着远去的車子，再环視周围这番气氛，渾圓寬大的脸盘漾起振奋的神色。哦，鋼铁战綫上的战高溫夺高产的热潮，汹涌澎湃，各个战綫都向我們伸出支援的手呀！平常，他也感到当个炼鋼工人很光荣很自豪，責任很重大，但是此刻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更加深刻，也更加具体了。

炼鋼車間是烟火和声响交加的世界，永远給人热烈、紧张、繁忙和战斗意味的感觉。几只炉子象《西游記》里所說的火焰山似的終日烟气紛繞，火光閃閃。炉子象悶雷般的咆哮声，行車沉重的隆隆声，时而齐发时而点射的风枪噠噠声，电風扇的鳴鳴声，尖銳的渾重的金属碰击声，混成一片，宛如一闕雄渾激越而繁杂的交响曲。那悶雷般的咆哮声却象乐队里的大比斯，总是奏出最强音。

車間里到处是振奋人心的标語口号，諸如：“大战高溫，誓夺高产！”“拳打保守思想，脚踢落后指标！”“爭上游，破难关；学先进，比英豪！”等等。有的刷在厂房洋灰

柱上，有的书在大紅大綠的色紙上，有的写在标語牌上，好一派熱鬧景象！不熟悉炼鋼生活的人，乍見这种場面，准会給懾住了，要是你心臟衰弱或許会觉得耳鳴头眩心跳呢！不过，这对鋼铁战士來說，就象慍悍的勇士出現在战鼓齐鳴的疆場似的，越发斗志昂揚，精神振奋！

李大鋼来到車間时，正是交接班時間。他一到九号炉跟前，就瞅見有两个人高喉嚨大嗓門地吵成一团。看来他們都动了真火，双方脸孔漲紅，脖筋粗鼓，吡着牙，瞪着眼，跳着脚，揮着手，随时都有动武之势。这两个好斗的角色，原来不是外人，都是九号炉的人馬。一个是身材魁梧、脸孔白淨（眼下已变色）、鼻梁扛着眼鏡的乙班組长张能器；一个是灵活精悍、脸孔尖瘦、鼻头发紅、外号叫“猛子”的丙班組长刘猛良。

李大鋼一看就知道是交接班发生了糾紛，赶忙上前想問个究竟，但还来不及张口，刘猛良就搶先向这位新上任的炉长告起状来：

“老李，你看他們太不象話了，通电半天啦，还不推料，一个劲的关着炉門爛，不知是炼鋼还是爛白薯！”

张能器毫不示弱，馬上分辯：“今儿人手少，准备工作才做完，根本来不及！”

“今儿人手少，以往人手也少，可你們交下来这炉鋼的冶炼時間为啥总是老长？”刘猛良趁势揭了对方的老底。

“照你說，咱們爐子落后是我們拖后腿啦？”張能器的一助手泮成洋聽了這話，心里很不服貼，把眼睛一翻，駁上一句。

李大鋼見這樣憋着氣說來說去不能解決問題，自己一時也摸不清底細，不便說什麼。他抓了抓安全帽下的鬢角，便心平氣和地進行調停：“咱們別嚷嚷啦，有意見回頭再交換吧！”

話剛落音，猛地里只見爐子上隨着一道藍森森的电光，發出“噼啦”一聲尖厲的巨響，仿佛一個巨雷直打到頭頂上。頓時，咆哮着的爐子立即停止了聲息。电极斷了！

這個意外的打擊把大伙惊呆了。人們的脸色唰地阴暗下來。你瞅瞅我，我瞅瞅你，用愁悵的目光交換懊喪的心情。這時候，九號爐周圍靜得格外出奇。

與此同時，李大鋼的妹妹，一個燙发的二十歲左右的姑娘，劉猛良小組的配电工李俊英，從配電室的小窗口探出頭來。她的臉孔有點蒼白，流露出緊張驚慌的神情，黑寶石般的眼珠，變得呆板而遲滯。她胆怯地窺視着每一個人的脸色，想從人們的表情上猜測是否有埋怨她的意思。

當她的眼光落在劉猛良身上時，忽然見他“啪”地打了一拳手掌心，發狠地“咳”了一聲，隨即賭氣地坐在身邊的操作台上。他梗着脖子，氣得尖瘦的臉子全變了形，那被爐火烤紅了的鼻頭，也生氣似的變成紫紅色。李俊英

吓了一跳，一股热潮呼地往上冲，脸色红一块白一块，眼睛象关了闸的灯泡，立即暗下来。

李大钢知道刘猛良情绪低落了，但无暇说什么，眼下抢救电极要紧，便毅然决然地分拨人马来分头处理。他把自己脖子上的毛巾紧了一下，象猛虎似的头一个冲上炉顶去。

这一下可打开了僵局，刚刚大伙象吃了败仗的兵，因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野里，完全不知所措，现在有了目标有了方向，又重新振作起来行动起来了。

这时每双脚，每双手，每张脸，每句话都含有快、动、急的因素，甚至连周围的空气也在激旋猛转，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给。一切都为了抢救电极。

这当儿，张能器左右不是地楞着，感到局促不安。当断电极的一刹那，他心头也那么一楞，但随即就沒有任何表情，不知是司空见惯了，还是怎的，他一点也不觉得痛惜，好象这事故跟他毫不相干似的。或者确切点说，他倒隐隐感到一阵舒坦畅快，仿佛是誰给刘猛良一个难堪，替他出了口气那样。他想悄悄走开，但想到炉长在场，有些磨不开，特别是他对李俊英早就有那么一点意思，近日感情上又有所发展，将来成不成事与李大钢对他的看法有很大关系，现在可要给人留个好印象呀。后来看见李大钢领着大伙忙腾起来，也想帮干一阵子好卖个虚面子，但想起刘猛良对他那股劲儿，心里不觉又来了气，双腿始终

不动。一直站在他身旁的小胖子泔成洋，这时忽然耸耸肩，圆里咕嘟的脸上掠过一个狡黠的笑影，意思在说：谢天谢地，好在交了班！他随即便象逃脱了什么不幸似的，轻轻地拍拍屁股向张能器递了个眼色，亲热地说道：“老张，咱们下班吧。”

张能器动了一下腿，又转过头来，眼珠子在眼镜底下偷偷地朝炉顶瞥了一眼，见李大钢正忙得满头大汗，并没有注意他，便悄悄地走了。

经过一阵闹腾，才把断在炉内的电极吊出，紧跟着行车吊来一截象大炮炮筒似的两端有阴螺纹的电极，准备马上把断了的电极接上。刘猛良快速地把环形链条^①往电极上一套，上紧后立刻以熟练、准确而明快的手势指挥行车，当电极对准旋在原来那截断电极上的螺纹接头后，李大钢、刘猛良和其他几个工人就象饿虎扑食似地窜上电极架，抓牢链条的把柄，使劲地掙旋起来。

当过码头工人的李大钢，本能地叫起粗沉雄浑的号子，其他的人也跟着喊起来：“咳——嗨——”滚烫的气流从一千多度高温的炉内一个劲儿冲上来，带着苦辣味的沥青烟雾，从炉盖腾起。读者们，你干过炼钢吗？如果没有，任凭你有最丰富的想象，也不能体会到这时候的滋味呵！炼钢的确很辛苦，但在这样的天气，在电炉炼钢中接

^① 接电极工具。

电极的操作，却是再艰苦不过了。看！他們紧蹙得歪扭了的脸孔，半窒息的呼吸，象断了线的珠子直往下滴的汗水，身上冒了烟的工作服……这简直是用生命在搏斗！

在这叫劲的当儿，炉子下面有长着一个长马脸的人，却显得很悠闲，他一手抓着冰过的汽水，一手拿着毛巾对着电风扇吹风，喝一口，拭一把脸，嘴里还不停地咕嘟着：“他妈的鬼天气！”这个人物，就是刘猛良小组的副组长杜关仁。他说的实在一点不假，这样的天气，简直是作孽。在这个时候，天空的火球大展威风，也许有人吃着雪糕冰棒还不觉爽心，有的人坐在开着电风扇的办公室还觉得脑胀，有的人泡在水里还不够劲，至于这些赴汤蹈火的人，会有什么感觉呢，那只有他们自己晓得了。

杜关仁把一瓶汽水“消灭”光后，悠长地吁了口气。忽然发现他自己一个人歇着有点碍眼，又瞅见接电极的全退缩到炉顶的平台上，隔着象是在蠕动象是在旋转的热浪，眼巴巴地瞅着没接好的电极发楞，不知出了什么事。他便戴上口罩，用毛巾把脖子围好，不快不慢地爬上炉顶，不用多看，就明白链条断了，而备用的链条又不知丢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一直懒散的心忽地紧缩起来。这可叫人作难啦：到别的炉子借吧，别的炉子用的粗电极，链条过大不合用；到仓库去吧，少说也得耽误半个钟头。

“咋办呢？”刘猛良咕嘟着，用被汗水渍红的眼睛望着李大钢。眼下，这位被称为“猛子”的组长不知是急的呢

还是气的呢，或者是热浪熏的呢，他的脸孔涨得通红，并落满了灰土，象个小花脸，鼻头上的红色也模糊了。

这时几个工人也焦灼地望着炉长象个大花脸的面孔。李大钢扣紧了眉毛，紧张地思忖一下，突然出了个主意：“来，链条断了有胳膊！”说着他就窜上电极架，刘猛良领会他的意思，说声：“对！大江大河都冲过了，还怕小沟！”也跟上去，其余的人也接着跟上去。只有杜关仁两腿哆嗦，手心冒冷汗，仿佛前面是火焰坑似的不敢迈一步。他象怕冷似的搓着手，双脚乱动着，象想做什么，又象不知要做什么；终于他咬了咬牙，硬着头皮要上去帮忙。忽然一股滚滚的热浪，冲到他的面上，象看不见的火焰似的烫得他退了下来，缩头缩脑地再不敢上前了。

这时，李大钢几个人正七手八脚地把没接好的电极紧抱着继续撑，几双肉的胳膊，仿佛变成了比链条还坚韧的胳膊，几颗赤诚的心，熔成一颗火红的心，几股力量形成无坚不克的力量。大伙应和着李大钢高昂沉着的号子，有节奏地使着劲儿，螺纹也一扣一扣地往里卷着卷着……

此刻，炉子下面忽然站着好多人，他们伸脖瞪眼地望着这个动人的场面。他们从来未见过这样接电极的，在他们的意识里，这仿佛是一种幻觉，但谁也不会这么糊涂，因为这确是活生生的现实呀！

十多分钟后，曾一度沉默了的炼钢炉又轰鸣起来了。

好象一头冲破一切纏絆的雄獅，大发威风地吼叫起来。

工間歇息时，李大鋼想摸一摸刘猛良小組情况，便向他問道：“杜关仁表現得怎样？”他没跟这号人打过交道，更談不上了解，只曉得他的名字。不过，刚才接电极时杜关仁的神态，他都看在眼里，給他的印象不大好。

一提起杜关仁，刘猛良脸色就两样了。他对这位新的伙伴有点头痛，以不平靜的口气說：“哼，跟他合作真别扭，干起活来不紧不慢，不痛不痒的，一空下来就自个儿猫在角落里发楞，或者拿着粉笔无聊地画画儿，整天价不知瞎寻思什么，好象心里揣了块大石头似的。”

李大鋼四下打量一下，果不其然，只見杜关仁象和尚打坐似的坐在配电室牆边悶着脸，一口一口地噴着烟柱，沉澀凝滯的眼睛，望着空間，象看什么，又象什么也沒看。他身边那块黑板上留下他的“画作”：一群胖娃娃拔蘿卜。李大鋼不禁往深处探問：“什么原因呢？”

刘猛良向来是个反应迅速，一触即发的人，这一会却呆想了半天，才茫然地自語道：“很难說呀！人心隔肚皮，显微鏡也看不透。”

“他以前干什么的？”这一問，刘猛良引起了兴趣：“听人說解放前后他們一家子主要职业是摆鞋摊。五四年五反时因为偷工减料摔了个大跟斗。他自己十多岁就跟父亲学做生意，整天泡在摊头上。五八年时不知怎的也进

了鋼厂……”

这时，忽然瞅見一个高挑个儿小青年，解着衣扣，急生生地走进来，一直走到摆工作服的木箱子跟前；小瓜子脸儿現出惶惑、腼愧和紧张的神色，仿佛做錯了什么事，被人逮住了似的。他一面忙乱地打开箱子，一面用虛怯的眼光观察一下周围，有沒有人注意他，又竭力避免跟別人的眼光碰在一起。这副狼狽尷尬的表情，叫人可怜、同情又可笑。

李大鋼还想向刘猛良打听关于杜关仁的情况，見着这位小青年的神态，就立刻改口說：“你看，他怎么啦？”

刘猛良順着李大鋼的手指望去，不觉打了个楞儿，詫异地自語道：“哦，他現在才来哇。”在交接班时他同张能器吵了一架，跟着又忙乎了一陣子，倒把这个組員忘記了哩。他顾不上回答，連忙向这位小青年走去。

李大鋼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也不需要对方回答。不知是怕刘猛良会发火呢还是想了解这位小青年脫班的原因，他也跟着上去。

刘猛良走近这位小青年跟前，不高兴地問道：“李小文，你怎么啦？”从那突头突脑的口气，可以觉察出他是用力抑制着內心的怒气。

这位叫李小文的青年，一时答不上話，脸孔憋得緋紅，左边耳根那块銅錢大的汗斑也消失了。他低着头支支吾吾地說：“我，我睡过劲了……”随即一手摸着中学生

样式的小分头，一手撮弄着工作服。

李大鋼瞅見這副稚氣十足的神態，听那象女孩子般的嗓音，估摸對方不會超過十八歲。他想，這樣的小青年臉皮很嫩，是架不住再三追問的，眼下要出現哭的樣子了，於是他便走過去用肘拐碰一下劉猛良，示意他不要再追問了，然後走近這小家伙的身邊，彎下腰去摟着他的肩頭笑着安慰道：“小李，先換衣服吧，以後醒睡點就是羅。”

听着這溫柔的語調，望着那和善的笑容，李小文渾身熱烘烘的，心里感到寬慰又覺得更加難過。

過了一陣子，李大鋼向劉猛良問道：“這個小家伙就是那批當學徒的初中生吧。”

“可不是！”

“他經常脫班嗎？”

“這個月已經几趟了。”

“為什麼呢？”李大鋼感到里面有問題，緊接着問：“他睡在哪兒？”

“睡宿舍。”

李大鋼沉思起來。一般說睡在廠宿舍里是很少脫班的，看來問題还有点复杂哪！“他干活怎么样？”

劉猛良不滿地說，小李剛來九號爐時還馬馬虎虎，後來就松懈了，不單對集體干的活兒懶得湊手，連自个兒的活兒也提不起勁兒。他是負責管理工具的，可各種各樣的家什沒一天用的順心，不是鋤頭脫柄，就是鐵釵鈍口，

要不就是吃紧关头木把接不上。說到这儿，他气愤起来，“你没瞅见，刚才链条断了，连备用的也找不着，谁晓得他这个工具员怎么当的！”

“什么毛病呢？”

刘猛良想了好一阵，才泛泛地说：“咳，这个小不点儿就是有这个德性。”

“总有个子午卯寅吧？”

李大钢见对方茫然眨着眼睛，不惯于平静的脸上现出思索的神情，就满有感触地笑了笑，“想不到，你们小组疙瘩倒不少哩。”

刘猛良同感地轻轻点了点头，咂了下嘴。

李大钢的肩上象扛着千斤重担似的，慢慢地站了起来，望着这只生产一直跃不上去的“黄牛炉”，心情突然感到沉重起来。这时他又想起高书记的话：这九号炉的人马，是从别组抽来拼凑起来的，就象一部新装的机器，没有上油，运转起来免不了会打格楞；我们的任务就是给它上油，使它顺顺当当地转动起来。李大钢吸着香烟望着跳动的炉火，苦苦思索着：

“怎样给他们上‘油’呢？现在三个小组，除了甲组较好外，丙组与乙组搞不团结，就是刘猛良的全组人马吧，也是不团结的，怎样去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呢？”